

偷吃

□谭踐

春节过后，我必参加舅舅家聚会。半个多世纪前，舅舅独身一人远离故土参加工作，现已儿孙满堂。舅舅家中，大人孩子加起来二十多口，每次聚会，须在饭店特订一张大圆桌，摆上几十道菜，荤的素的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酸甜苦辣咸，琳琅满目。舅舅坐主陪位置，对着大家发号施令：“吃，吃啊，多吃点儿！”舅舅劝了大的劝小的，言辞恳切，苦口婆心。大家一齐动筷，将菜夹到嘴里，连说“好吃好吃”，然而终究没吃多少。孩子们已经离开饭桌玩耍去了，大人也都停了筷子，交头接耳地说话。舅舅再催，大家便稀稀落落拿起筷子，撮一点儿菜，却并不放进嘴里，而是放到眼前小碟里去了。我紧挨舅舅坐。舅舅问我：“今天菜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好吃！”舅舅又问：“好吃怎么不多吃点儿？”我说：“饱了，再吃就撑了。”舅舅拿着筷子茫然四顾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过去哪里能想到现在这个样子！”于是回忆起了他儿时的一件往事。

舅舅说，他六七岁时，家里人多睡不开，晚上要到他爷爷家睡觉。他吃了一天的地瓜面窝头和煎饼，总觉得半饱不饱。他知道，爷爷家瓮里的地瓜面煎饼下边，藏着些棒子面煎饼，奶奶舍不得吃，是专门为干累活的爷爷留的。有天晚上，舅舅趁屋里没人，去瓮里翻找棒子面煎饼。他撕了巴掌大的一块，心怦怦跳着，填进嘴里，那个香啊，比啥都香！突然，爷爷进了屋，他立马停住吃，闭住嘴。爷爷问他：“你这小崽子，是不是偷吃啥东西了？”他摇头，心里惶惶的。奶奶随后进来，对爷爷说：“你有啥好吃的值得咱孙子偷？”爷爷说：“他吃东西还早着呢，有好东西也不给他吃！”煤油灯豆大的光影里，舅舅

觉得爷爷硬得像块铁。爷爷告诫他：“人不能偷东西，偷东西长‘角眼’（学名麦粒肿）。”奶奶看出了他的窘迫，慈祥地解围：“别听你爷爷瞎说，快睡去！”他钻进被窝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怕明早醒来真的长了“角眼”，证实自己偷了东西。不知啥时候，爷爷出去了，奶奶塞给他半块棒子面煎饼：“别让你爷爷看见，赶紧吃了。”

舅舅缩进被子，蒙住头，美美地吃完。他不敢露头，生怕爷爷发现。到时候不光是他偷吃的问题，奶奶也要受偷的“挂落”。不知不觉，舅舅睡了过去，早晨醒来，发现没长“角眼”，便从容穿衣起床。接下来的夜晚，他一钻进被窝，奶奶就会趁爷爷不在，撕给他半片棒子面煎饼。他仍蒙住头，美美地享用。爷爷似乎特别笨，竟一次也没发现这种秘密的偷吃……

舅舅说着他的往事，我的脑子里也浮现出小时偷吃的事。每年秋后留花生种，父亲总是用麻袋装了，紧紧扎住口，吊在梁头上，说是防老鼠偷吃。时间长了，花生“耐不住寂寞”，其中一颗从袋子里探出一点头。父母都出门时，我跳了高凳，小心将那花生取出，剥了皮填进嘴里，顿时满嘴油香。又一日，我忍不住嘴馋，又跳着高凳取下一颗。日复一日，眼看着那探出头的花生，我忍不住的时候愈来愈多，终于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说：“你怎么连种子也敢偷吃？”我说：“没，我没偷，是老鼠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咱家有会飞的老鼠啦？”所幸这时已到了种花生的季节，花生种子都种到了地里，再不能偷吃了。

舅舅小时偷吃，我小时偷吃，我的后辈早已不再偷吃了。“偷吃”这个词，恐怕要消失不见了。

◎荐读



《终了之前：萨瓦托回忆录》

作者：埃内斯托·萨瓦托
译者：侯健
版本：四川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2年11月

萨瓦托在暮年之时写下了这本小书。本书虽说是回忆录，却并没有完整地呈现萨瓦托从天才物理学家到拉美文学巨擘的一生，反而更像是一位老者在对年轻后辈言传身教，在“人之将死”的垂暮之年，坦诚而深切地表达出了“其言也善”的奥义，就像作者所说的，“我没对这本书进行过预先计划，这些文字都是从我的灵魂而非头脑中走出来的，是我在终了之前的日子里体验到的忧虑和悲伤在讲述它们。”从本书中，读者能体味到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脉络——体察“存在”等哲学命题时的艰难，和对苦难大众真诚深切的同情。

萨瓦托的笔调是激昂的，他希望我们无论在何种环境下，都能行动起来，和同样张开双臂的人一起，迎接新的历史浪潮。

天黑得很慢

□曹春雷

乡村的暮色，是主妇手里的面团，即使已经拉得很长了，再拉拉，还能更长。城市的傍晚没有暮色，太阳还挂在大楼的一角红着脸，路灯就迫不及待地亮了，宣告着夜晚的来临。

城市的日子与乡村的日子不一样。城市的日子，睁眼就是上班、下班，一天“唰啦”一下就这么过去了。乡村的日子，却很绵长，甚至绵长得让人惆怅，就像站在花生地里锄地，拄着锄往前望去，一眼看不到头。

我还是乡下孩子时，没有“看不到头”的那种惆怅，因为我不锄地——母亲怕我把秧苗和草一起锄了，只让我割草。我挎着草筐去田野，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母亲烙的饼。夕阳金黄金黄的，就像母亲刚烙好的那张饼子，随手被人贴在了天上。

这样想时，我似乎能闻到饼子的香味。一定是风经过我家的灶房，携带了一缕香气，捎来野地，送到我鼻翼边上。于是，我站在野地向村庄眺望，猜哪一柱炊烟是我家灶台升起的，割起草来就心不在焉。有时，若遇到一只突然跳起的野兔，我便丢了镰刀跑着去捉，可惜每次都悻悻然无功而返。

回家路上，我抬头看夕阳，哎，它还是那么高高的，挂在老地方。

母亲说：“太阳还没落山，割不满筐，你就别回家。”多数时候，筐都是能割满的。野地里的草太茂密了，我随便找一处地方，弯下腰来，很快就能割一

筐。即便割不满也不要紧，找些硬点的草棒，撑在筐底，看上去就满满的了。但一定要记住，到家让母亲验收后，一定要及时把草倒给羊吃。要不然，母亲喂羊时发现了，屁股上肯定要挨一脚的。

有时我割满了筐回到家，太阳也还没落山。我迫不及待挤进灶房，伸手去揭锅里的饼子，却被母亲一把挡住：“别急，你上街先把咱家的芦花鸡找回来。”我嘟囔着埋怨芦花鸡：“真可恶，天天跑到外面，也不知道自个儿回家。”然后，晃着身子不情愿地上街去。

我不会唤那只芦花鸡，但母亲会，她嘟起嘴，“咕咕咕”几声，那鸡就扎着翅膀从远处跑来了。我只能到树林、胡同里去找它，或到邻居家问问。有时在街上遇到小伙伴正在玩游戏，我就忘了自己的任务，参与进去，玩得热火朝天。玩够散场，我悠悠荡荡回家，进了家门才猛然想起，坏了，忘了找鸡了。我奔到鸡棚前，那只芦花鸡多半已经在里面了。

夏天的时候，母亲会将方桌搬到院子里，饭菜端上，一家人围桌而坐。这时，太阳还不肯落下山去。如果晚上村里放露天电影，我真想把太阳下面吊上一块大石头，让它一下子坠下去。

许多年后，我还是觉得那时的天黑得真慢啊！慢得能让我们在夜色到来前，围着饭桌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认真端详亲人的脸，一句是一句地交谈。

侃侃而谈



谭踐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篇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瞻鲁晒经



曹春雷，新泰人，就职于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在《广西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佛山文艺》《读者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。



《缓步》

作者：班宇
版本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2年11月

小说家班宇的第三部小说集《缓步》，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9篇小说。这些小说以不同的叙述方式，回应着今日现实，书写人的纠缠与困惑，并试图赋予征服和超越的想象——以有限对抗无限，以行动诠释存在，以不竭的噪声唤醒恒久的沉默，以坚定的信念横渡未知之境，“没有起始，没有结束，唯存无尽的中途，只能一往无前”。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站在一起，互为旅伴，虽软弱、孤独、困顿，却不曾止住步伐。他们共同抱持着重构生活的愿景，越过生命的田野和群山，缓缓行进，“相信一切为时未晚，还会有另一个夏天”。